



先民们发现了火的重要作用之后,生活发生了很多大变化。他们不仅能够吃到熟食而获得更加长的生命年限,也将火引用到生产活动中。起初他们发现潮湿的泥土经过火的烧烤变得更加坚硬,于是他们就刻意将泥土做成自己需要的形状放在火中烧制,这就成了最早的制陶。陶器的出现看起来有偶然的意味,但是也有必然的智慧在其中。当先民们不再机械地使用现成的工具,而知道把自己的思想和情绪放到劳作中去的时候,陶土的变化承担起了这种使命。龙虬庄先民制造的各种形状的陶器正表明这种情况。

龙虬庄先民制造的陶器大多数是实用器,适用于生产生活,有猪形罐、葫芦瓶、小陶罐、罐形鼎、四乳黑陶罐、圈足壶、三足钵等。形状纹饰作用各异,有的憨态可掬,有的造型逼真,有的构思奇妙,不禁令人叹服古人的聪明灵巧。这些陶器当中有一种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形式多样的带流水器。这些水器从形状上看,既有今天茶壶嘴式的管状流,又有在口部挖出一部分的三角形流;从位置上看,既有流开

五千年前浩瀚的东海边,有一处美丽的江淮东部浅水海湾,这里有大片大片的湿地,有一个一个的湖泊。

在远处可见一片森林中,有一个四万多平方米规模很大的高墩。这个近似于正方形的高墩,四周有“护寨河”环绕,进入“水寨”要经过一座“吊桥”。这个“水寨”住的是远古时期江淮地区最大的一个部落:龙虬部落。水寨高墩上有个中心广场,是部落聚会的地方,围合广场的是排大长屋。大长屋砌的时候地面先用狗奠基,再用海边的贝壳垫地面防潮湿,用树木搭屋架,用茅草盖顶。中间的大房子用来议事,大房子一边是舅舅外甥的房间,另一则是母亲和儿女的房间。

龙虬部落所处的年代是一个母系社会。部落是有亲属关系的人组成的家庭。这种亲属关系是由母系血缘关系相连的,外祖母传给母亲,母亲传给女儿,生生不息。祖母是家庭的核心,所有家庭成员都和她有血缘关系。一母所生的后代不分家,男不娶妻,女不嫁人,永远和母亲的兄弟在一起,家庭稳定和睦,没有像现代社会的婆媳、妯娌、姑嫂关系。

大房子外,还有多座花楼,花楼是让族外的男子到自己喜欢的女子处过夜的。从考古发掘中得知,龙虬人的婚姻状态是在群婚基础上发展到族外对偶婚,是在群婚的基础上形成的短暂的选择性对偶同居。恋爱自由,男不嫁,女不婚,一个男子可以

在高邮,一直流传着一个习俗,多少年未曾变化,那就是人死后脸上要盖一张纸。原因是说死者一辈子成就不大,羞见先人,即便此人在世名声如雷贯耳,万人景仰,死了还是羞见先人。那张纸称为盖脸纸。后来条件好了,也有用精致手帕等其他物品盖脸的。为什么一定要盖脸呢?是真的羞见先人吗?这个习俗要从七千年前的龙虬说起。

话说七千年前,高邮龙虬村村落里有个女子,人长得实在标致。她的皮肤黑而细滑,眼睛黑是黑、白是白,眨眼之间,像一道闪电。她笑起来两边各有一个浅浅的酒涡。她叫香。

香性格爽朗,走到哪里都是一路笑声。她还很能干,捕鱼、打猎、养猪、种水稻、做饭,什么都会。甚至技术性很强的制陶器烧窑,她也能干。她和男人一样挑水拌泥,用大脚在泥水里把泥踩得很熟,柔和的泥巴从她的脚指间顺畅流出,她感到很舒服。她制陶很有想象,做的二流壶、三流壶很独特。在做好的陶器上用骨针刺上各种各样的花纹也是她的拿手好戏。附近村子里的居民都知道香的大名,有时会用麋鹿的肉来换她亲手做的带花纹的陶器,也有挑一担稻谷来换的。大多人家换回去的带花纹的陶器不舍得用,就放在堂屋正中供奉着,直到老死。家人见长者这般喜爱此物,就给做了陪葬品。这事被香知道了,

龙虬庄遗址的传说与猜想——

流 壶 流 韵

□ 高邮市文化研究院 徐霞

在腰肩部的,又有流开在口沿的;从数量上看,既有带1至2流的,也有带3至4流的,如口部挖出4个花瓣形流的四流壶,无口而在肩上升出3个管状冲天流的三流壶等。形式多样的带流水器反映了水网地区陶器的一大特色。

这些器具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有人说这是结盟的时候用的,说是这些壶是部族之间结盟的时候盛放共同饮用的液体所用的,这样可以两个人、三个人甚至四个人一起饮用一壶水或者其他的液体,显得结盟的时候大家是一条心的——是一个壶里喝水。同时,这也是为了防止水壶中被人下毒,因为不是分壶饮用,所以这就避免了有人做手脚。当然这也是人们

的猜测,因为先民们也许没有这么多的心机在这可爱的壶中。

有人说这壶是蒸馏制酒用的。据有人研究,这些流壶是古代用来酿制酒的蒸馏设备。二口流壶应称为二颈蒸馏壶,三口流壶应称三颈蒸馏壶,四口流壶应称四口蒸馏壶。可以根据用酒的多少来选择壶的大小和壶口的多少。当然这也是一种推测,先民是不是用这个造出酒来还是有待考证的,因为据说酒是公元前两千年才出现的。

也有人猜测这是巫师祭祀用的,因为这些流壶是特殊形状的;有的人研究认为是祭祀用的,用来装上敬供神灵的液体。装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龙虬庄遗址的传说和猜想——

一枚陶纺轮

□ 高邮市文化研究院 姜文定

同多个女子通婚,一个女子也可以接纳多个“丈夫”,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世系从母系计算,父方对子女没有任何权利和义务。

龙虬氏族的男子必须与别的氏族的女子通婚,反之龙虬氏族的女子必须与外族的男子通婚。男女之间“夜会晨离”,完全凭感情交往,也凭双方情感交流的深厚与否,决定维持见面时间的长短。一旦感情破裂,离异自由,男子不再走访,女子也不开花楼门,这一婚姻即告结束。晚上,男子到女子花楼时,需带三件东西,一是带食物用来把看护的狗引开,二是带小刀把花楼门撬开,三是带斗笠,进门时把斗笠挂在门上,表明已有男子在这里过夜,其他男子就不能来了。在远古时代,江淮平原有唐王墩、仇墩等几处部落,龙虬部落算是最大的,进入龙虬水寨必须还有一件龙虬部落的标识:一块陶纺轮。陶纺轮为新石器时代纺织生产工具,由灰陶或红陶制作,略成圆饼形,中有孔,插入木柄或骨柄可以捻线。

一个夏日的夜晚,天上黑云滚滚,电闪雷鸣,树林中唐王墩部落一个名叫阿夏的年青人,在闪电中看到一群野狼正围攻一名瘦弱的女子。阿夏大吼一声,挥舞着带有骨匕的木棍,与狼撕斗,打退了狼群。他急忙抱起满身是血的女子,女子用颤抖的手捧出一枚陶纺轮。阿夏一看便知道这女子是龙虬部落的,随即背起女子,在瓢泼的大雨中凭陶纺轮过吊桥进入龙虬水寨,把女子送上花楼,渐渐苏醒的女子是龙虬部落“祖母”最喜欢的姑娘,名叫“阿莲”。阿夏看到姑娘醒了,长得貌美秀丽。阿莲看到她的救命恩人长得体魄强壮,英俊潇洒。阿莲示意阿夏把花楼门关上,阿夏把斗笠挂在门外,把门关上。几天后,阿莲把阿夏带到议事房,叩拜“祖母”,祖母非常开心,庄重地把用麻线穿着的龙虬部落标识的陶纺轮挂在阿夏胸前。这是一枚刻着六个圆形相连图案规格最高的陶纺轮,它的名字叫“天地永恒”。整个部落里杀猪宰鹿,兄弟姐妹跳

龙虬庄遗址的传说和猜想——

盖脸纸的由来

□ 高邮市文化研究院 张荣权

她感到可惜,这些平日生活的实用器,就这么被白白地埋葬了。于是她动了脑筋,专做一些小巧结实、造型别致的器物,供人生时把玩,死后作为陪葬物,如小罐、小豆。有的造型别人没见过,她自己也叫不出名。这期间也有人学着香的做法,在土陶上刻花纹。然而即使依样画葫芦,线条也没有香刻划的线条流畅,线条间没有那么匀称。香的一手绝活在这一带很有名。

春去秋来,寒暑易节,香转眼就老了。那年她又得了一场大病。冷的时候,缩成一团,牙齿打颤,再怎么镇静,也停不下来。一天冷颤之后,第二天就没事了。不过,这发病的一天会损耗她很多体能。她觉得浑身发软,打不起精神来。再过一天,那寒颤又至,她冷得钻到太阳下还是无济于事。村里人送来草药,她嚼服之后,还是不见效果。香的病越来越严重了,脸色腊黄,简直变了个人。

最后的日子,别人来见她,她都不愿与人直视,她怕别人看到她皮包骨头伤心难

过。她想把自己美好健康的形象永远定格在人们的记忆中。

香的灯油快要耗尽的那一刻,她把孩子家人叫到床边,拼尽全身的力气说:我就要不行了,我死之后,你们……你们要……

她的家人见她说话困难,递过一陶碗水,她端水碗的力气都没有。男人坐在她旁边,用臂弯扶起她斜躺着,一只手把水碗送到她嘴边。香喝了一口水,就喘息起来,男人安慰她:香,你会好的,你人好,上天会保佑你的。香轻轻地摇了摇头,积了一些气力后轻轻说:我死之后,用陶碗扣在我脸上。就说我这辈子没有什么出息,我羞见先人。

孩子听了,立即大叫起来:妈妈很能干,怎么还羞见先人?香高声说:按我说的办吧,这是我最后的愿望。说完,又冷颤地缩成一团。男人使眼色让孩子按照母亲意愿办。孩子就过去取来一只盛饭的大陶碗。男人说:这怎么行呢?母亲到下面怎么呼吸?怎么吃东西?这样不行。香用手

先民们寄托于其中的美好心愿。这些流壶的不同数量的“流”都表示着土地上的人们与神灵沟通的路径,通过这种神秘的通道将祷祝的内容传递给各处的神灵。至于流的数量主要是取决于祭祀的内容,越是重大的事情越是用流数多的壶祭祀,以求八方神灵的保佑和庇护。这些能通灵的壶还会根据身前的身份,作为殉葬之物放在主人的墓葬之中,庇护亡者灵魂安宁。

不管是什么作用,这些流壶不仅仅是形状很别致,其承载的功能也显得很有韵味。几千年过去了,先民关于其作用的记忆没有能够流传下来,但是后世各种各样的猜测似乎也有那么一点道理。而这些猜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这些流壶的作用都显示出特别的韵味,不是那种简单的实用器一样笨重,可以说是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兼具的陶器,以至于它们在地下沉睡了几千年之后,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依旧流淌出一种遮挡不住的意韵。

这就是龙虬先民的遗韵,从一把流壶中流淌出来的。

起欢快的舞蹈,庆祝阿莲有惊无险安全回来,庆祝阿莲带回一个胆识过人力大无比的情人阿夏……

从此阿莲的花楼再没有接过其他男子,阿夏也就留在了龙虬部落,他们相依相伴,感恩爱爱。十几年后,祖母把重担交给了有主见有能力的孙女阿莲,聪明的阿夏带领大家培植出颗粒越来越大的粳稻,烧制出水乡鲜明特征成套的陶器,制作出厉害的骨器用于取鱼打猎,发明了图文并茂的刻划符号……从此阿莲主内,阿夏主外,龙虬部落越来越兴旺。强大而生产力水平高的龙虬部落用独特的文化引领着江淮地区,创造着远古江淮的文明。

公元一千九百九十九年春,南京博物院、扬州博物馆、高邮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组成的考古队来到了龙虬部落遗址龙虬庄,在遗址公共墓葬区发现一对老年男女的合葬墓,男女身体的中间置放着一个盖着的陶鼎,陶鼎中放着一枚六个圆轮的陶纺轮。应该说,这就是那枚“天地永恒”的陶纺轮。在母系社会族外对偶走婚文化背景下,怎么会有男女情人的合葬墓?怎么会有白头到老、虽不同生但愿同死的葬式?阿莲和阿夏到底演绎了怎样的千古绝唱?龙虬庄遗址的发掘考古震惊了考古界、新闻界,社会各界反映强烈,新闻界纸质媒体刊出长篇报告文学:《一枚陶纺轮——新石器时期龙虬部落一个真实的爱情故事》。

指了指外屋地下的一摞陶器:那下面有一种有孔的陶碗,那是我早已预备下的。说完,她像油灯的最后一闪,很快就熄灭了。

香的遗体静静地躺在正屋中间,她的脸上覆着一只碗,碗上有一只孔洞正好露出她的唇口,她像睡着了那样安静。她穿的还是她平时最爱穿的用各种好看的麋鹿皮缝制的裙衣。附近村子的人听说香去了,都赶过来看。她们看到碗盖着的样子有点稀奇,但不知道被疾病折磨过后的香的面容,她们的记忆中的香是黑而细腻的皮肤,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一笑起来,腮两边各有一个浅浅的酒涡。她们感叹,这么一个漂亮能干的香就这样去世了,实在不舍。

从来人的赞叹声里,男人一下子明白了,香是不愿把久病之后的丑陋形象留给大家。她人走了,那个鲜活的美好将永远定格在人们心里。香还可能怕孩子们看到她的遗像会永远地留在记忆里,这是她不愿看到的。

这以后,附近一带的人都学着香的做法,先人走后在他们的脸上覆一只有孔的陶碗。后来有了纸,人们就用黄纸覆在脸上,这样又方便又俭省。这种习俗一直流传至今。

纪念龙虬庄遗址发现30周年